



第五系统：“后规划”时代的公共艺术

◎侯瀚如

过去30年里，公共艺术发生了一些根本的变化。从传统上讲，公共艺术主要是公众人物和事件的纪念碑，如文化名流、政治家、民族英雄，以及诸如战争、独立之类国家或地区事件的象征性形象等。除此之外，也有反映地方文化背景或自然等方面的象征性或装饰性人物或抽象形式。在20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人们还看到了以大地艺术为旗号的大型雕塑和装置的出现，它们是观念艺术运动的延伸。毫无疑问，这为艺术实验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使艺术行动更加靠近时下的现实情况。过去十年，当代艺术正在发生一些非常有趣且富于挑战性的变化。艺术家们提出了在当代艺术和现实生活之间重新建立起紧密联系的原则，这是早前的运动如情境主义、激浪派或观念艺术等所张扬的；这些艺术家现在发现了将艺术活动带出博物馆画廊空间，使之与日常生活融合的策略。艺术家、作品和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现在是很多艺术家的学术甚或政治关注的中心，从而也是其艺术创作的中心。他们的创作越来越倾向于和公众的对话。而在形式上，作品则是系统地针对于特定地方而作的，从而在艺术、建筑与城市计划之间搭起了桥梁。另一方面，它还包括很大比例的“非物质”元素。这带来了它和大地艺术相对“形而上”的性质之间的一个根本不同，增加了重要的社会学、文化，甚或政治课题，并使之经常采用某些进步主义者的姿态。与此同时，作为全球艺术日趋“多元文化”场景的一幕，当代公共艺术正在由于传统艺术中以外艺术家的前所未有的贡献而被重新发明。由此，当代艺术正在被逐渐带回社会现实的前沿，与社会、文化、政治、和生态激进主义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如果我们更近地观察公共艺术，我们就会意识到，当前它的变化与全球化进程和地方文化密切相关。如果说全球化是这个重建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面，公共艺术则在这些被重新发明的地域中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们不仅是这些剧烈变化的纪念碑，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为公众提供了新的空间和观点，让他们重新审视其生活环境并进而批判性地理解城市开发的重要性。这一点在亚太地区的语境中尤为突出，该地区的城市化和城市扩张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发生着。换言之，公共艺术正在作为批判力量越来越融入新城市空间的营造。

- | | | |
|-----------|--------|---------|
| 1、无题 2002 | 乳胶漆和木板 | 林明泓 |
| 2、一个颜色的房间 | 综合材料 | 奥拉弗·伊拉松 |
| 3、无题 2002 | 乳胶漆和木板 | 林明泓 |
| 4、塑形衣 | 装置 | 傅洁 |

第五系统：我们要做什么？

◎皮力

这些艺术作品的特点，使得我们不会在观念上将展览当作游离于日常生活之外的“飞地”。在艺术史上，传统的公共艺术始终强调的是纪念性，同时强调观众和艺术作品之间的距离感以及观看的神圣感。这种样式的公共艺术始终把观众作为观念上的对象，作为作品的“它者”。现在是否能够存在一种新的公共艺术的样式，能让观众和艺术从观念、空间、体验等各个方面融合在一起。这是我们思考的问题，当代的公共艺术从本质上并不期待着观众对他们的严肃的“观看”和理解，而是在某个公共场合和观众“相遇”，然后激发个体的某些体验和回忆。从这个角度看，当代的公共艺术应该完全融化在日常生活的空间中，它放弃公园和广场的中心位置，而是巧妙地“渗透”在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各种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公共艺术既不妨害私密空间，也不存在于旧式的公共空间中，它存在于私密和公共空间的交界处，相对于这两个空间而言，它应该是一个矗立于都市既定系统的第五系统。当代的公共艺术既不是艺术家对公共空间的美化，也不是一种无伤大雅的冒犯和可疑的反叛。它是无数个人叙事和公共诉求之间的双向运动。

这就是我们建造起来的“第五系统”。在这个展览和这个系统中，我们所做的只是从都市本身而不是艺术本身，寻找多元而不是单一的话题，然后推倒那些存在于户外公共艺术展览中看不见的藩篱和围墙，为城市提供新的空间、提供新的观看角度和可以被解析的观看对象。它存在于都市现实之中，又漂浮于都市现实之上。

